

## 世代理论视域中“80后”在巨变时代的自我确证

■ 沈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政法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作为一个“年代世代”或“十年世代”，“80后”是社会世代即新中国第五代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时代巨变(具体呈现为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之点上诞生，他们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人，从一开始便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作为努力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80后”已经做出了自我确证：他们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边际人到衔接者，从沿承与更新之间的徘徊者到接力人。由此也预示了一种更重要的未来确证，即在未来30年承担起的角色是强国世代的主力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冲刺者。

**【关键词】**“80后” 世代理论 自我确证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0.05.005

到2020年，“80后”<sup>①</sup>中的第一批人已经进入“不惑之年”<sup>②</sup>，即便如此，从广义的界定上说，40岁的他们仍然属于青年范畴。2020年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对于“80后”也有着丰富而重要的意义。

从社会学取向的世代理论的最一般意义着眼，“世代”的最基本因素是生命节律，而世代的社會存在形式则表现为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中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的社会主体。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决定了塑造一个世代的关键因素是不同的。如果说“世代”具有某种核心内涵的话，那么，它是指由相似的历史社会经历形成了某种共同的精神纽带而联结成的一批人。而这种历史社会经历涉及的时间跨度以及由此所涵盖的这批人的年龄段，则成为了界定世代尤其是划分世代之间界线的最基本要素。

世代能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对具有独特性的一代人的形成而言就更是如此，首先，它是社会结构的一种具体产物；其次，这一代人又将对社会结构产生特定的能动作用，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特定的角色。

世代分析和代际比较成为探究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sup>[1]</sup>。在当今中国，由于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加快，特别是科技发展、知

收稿日期：2020-07-02

作者简介：沈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社会学博士，主要研究社会理论、青年问题、社会心理。

① 在中国，“80后”（或者不用引号的80后）这个词指在1980-1989年期间出生的人们。

② 根据《论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了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之间的一种关系。“不惑之年”意指四十岁。

识生产和信息传递的提速,世代形成和演变的节律也在相应地加快。于是,代际更替的周期缩短,表现出很多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代主体特征和变化规律。

在当今处于剧变中的中国社会,世代形成与演变的一种重要形式便是青年这一以年龄段为基本单位的群体内部以及群际之间呈现不断的分化,进而形成一定数量的不同类型的世代,以及在同一类型世代内形成了一定数量的世代单元。青年的重要主体特质之一就是对于社会变迁非常敏感,他们身上总是预示着社会正在进行或将要发生的某种变迁,尤其是在社会精神和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变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青年群体所分化形成的不同世代及其世代内部所分化形成的世代单元,便自然地扮演着社会变迁的“风向标”角色。

## 一、在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时点上诞生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一个意含丰富且意义重大的年份,是改革开放这一划时代国策的起始时点,而紧随其后的90年代则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起始时点,2000年是加入世贸组织(WTO)而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起始时点。因此,可以说,从这三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时间及其事件开始,中国全方位地进入一个崭新的改革开放时代。

改革开放国策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加入世贸组织,成为推进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并步入起飞阶段的三大强劲动力机制。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质性转型开始了,总趋势是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在具体层面上表现为一种症候群:产业结构上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社区结构上由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治理结构上由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互动结构上由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等等。

这就是时代巨变或者说历史转折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当其开始之时,“80后”出生并成为新中国第五代人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张永杰的世代划分理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可以划分出四代人。第一代即“缔造新中国的一代”(20世纪的“10后”“20后”);第二代即“迎接解放的一代”(20世纪的“30后”“40后”);第三代即“上山下乡的一代”(20世纪的“50后”);第四代即“成长于改革开放的一代”(20世纪的“60后”“70后”)<sup>[2]</sup>。

沿承张永杰关于世代的划分,作为一种衔接,本文把改革开放进程伊始作为中国社会世代<sup>①</sup>划分的一个重要现实转折点。将此进程起始之点上出生的第一代人称作“第五代人”(衔接张永杰关于世代的划分),大致包括了日常所说的“80后”和“90后”这样两个“十年世代”。“十年世代”是“年代世代”的具体形式。笔者所谓的“年代世代”,指主要以一定年份跨度为基本依据所划分的世代,例如,“80后”“90后”等。“年代世代”成为我国学界和公众常用的划分世代的一种方法。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只有纯粹的年代或年份时间上的意义,而总是隐含有一定的具体的历史内含和社会意义。而笔者所谓“十年世代”,指以10年为一个时间单位所划分出的一个世代,例如,“80后”,即1980-1989年期间出生的人;“90后”,即1990-1999年期间出生的人;等等。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作为“年代世代”具体形式的“十年世代”

<sup>①</sup> 社会世代主要是指,作为世代划分的决定性因素的人们的经历和体验是由重要的社会事件塑造的。W. 狄尔泰是社会世代理论的开创者,在他看来,社会世代可以定义为一种从质上理解的、关键之点是经历某些重要社会历史事件并体验了其影响的人们。可以看到,W. 狄尔泰对于社会世代的关注焦点,不是年代学上的同时期概念,而是主体所体验到的共同社会历史经验的质的的重要性。参见 R. G. Braungart, 'Historical Generation and Youth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R. E. Ratcliff (ed.),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 Conflict and Change* (6), 1984, Greenwich, CT: JAI Press, pp. 102-103.

之所以成为了划分世代的一种常用方法或通行惯例,其重要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常态化的长时段中,一般不易出现更加奇异的重大标志性事态来区分世代,因此,年份便成为了划分世代的一种简明的标志性依据。

实际上,如果深入细究便可发现,这一时期包含了一些意义独特的年代。“80后”这个十年符号的意涵涉及的是改革开放国策的正式启动,“90后”这个十年符号的意涵涉及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着手建立,“00后”这个十年符号的意涵涉及的是21世纪的迈进阶段;等等。以年代作为划分一个世代依据的重要作用还在于,鉴于世代分化提速,用一个大的时间跨度(例如,以往常用的30年时间跨度)已经很难精准地分辨世代或代际,此时用更小的时间跨度则能够更加强调或重视世代的内在丰富性和外在多样性。

当今时代,科技发展、知识更新和信息传播的空前加速,以及人们价值观的急剧变化,常常使人感到十年作为划分一代人的时间单位都稍显过大了,“十年世代”似乎都难以用来分辨代内分化或代际差异,所以,社会上甚至出现了以五年作为时间单位来划代的情形,例如,“85后”“95后”分别指称1985-1989年、1995-1999年期间出生的人们。当然,基于不同的划分标准,也可以将它们看作世代单元,例如“85后”是“80后”一代的代内单元,“95后”是“90后”一代的代内单元。

## 二、自我确证过程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自我确证有着文化的根源、哲学的依据,以及社会、文化和心理多个层面和维度的动力机制。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观所蕴含的目标定位和取向要求,经过人的社会化过程便为社会成员的社会行动提供了努力的方向和验证的标准,深受这种文化影响和价值观塑造的人格模式则会根据自我感悟所形成的内在动力合力促成个体自律化地去进行目标追寻。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每一个体的目标取向和追寻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但是,希望达成获得外在表现及其认可的要求是共同的。而个体心理机制上又将受到社会层面或文化层面的多重动力机制的促进,从而不断持续地延展着这种自我确证的进程。

从现实生活来看,社会文化尤其是价值观所倡导的将个体发展进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融入社会或国家发展进程的价值取向和目标定位,以及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具体位置为个体的人生进程尤其职业生涯所设定的成就标准,便成为了社会成员不断进取的强劲动力,因此,个体将会根据社会文化的目标要求和社会位置的成就标准确定自己的长远目标并不断调整具体阶段指标。

自我确证还有一种强有力的机制,这就是个体对自我同一性的追寻,实际上,它构成了推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自我确证的最微观和最深层的动力。

1978年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成为转折点——巨变发生了:改革国策全面实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现代化全面启动并迈向起飞阶段。正是在这种历史转折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80后”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代人:出生于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80年代,成长于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90年代,成熟于中国加入全球化潮流的21世纪初期。

由于出生和成长在一种新的社会时空状态下,“80后”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动规范、参与途径等方面,与此前数代人相比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性。所以,当这一代人开始迈进社会的最初阶段,便引起了各个方面的高度关注,有人甚至发出了质疑的声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当“80后”开始全面参与社会生活,正值中国现代化即将进入起飞阶段,在这种关键时刻,社会赋予了这一代人以非常特殊的重任和厚望。但由于他们出生和成长在一种物质财富相对富裕的时代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环境中,因此,对于他们是否能够胜任这种时代和社会所寄予的重托,在一些人们中间自然会存在种种担忧,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巨变加剧的时候,社会主流文化建设特别是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常常滞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与此相对应,处在同一时期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此,“80后”所表现出的新生特质,如新价值观念、新社会性格特征、新生活方式、新行为规范等,如果得不到从未来取向或新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话,就会导致某些误解的产生,并且引起社会上某些不必要的担忧。

#### (一) 自我同一性建构期与现实社会转型期际遇

青年期是个体生命历程的一个关键性时期,其一项重大任务就是个体需要进行自我确证,建立自我同一性,形成稳定的人格系统。在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所提出的基于个体心理—社会发展的八阶段理论<sup>①</sup>中,青年期个体所要完成的心理—社会发展任务就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和防止同一性混乱。在他看来,个体的这项心理—社会发展任务在传统社会里一般完成得比较顺利,因为传统社会具有较高的同质性、稳定性特征。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则难以顺利地完成,因为现代社会表现出较高的异质性、变化性特征。因此,在现代社会中青年想要如期地建立自我同一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必须经历一个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

在当今中国的时空状态下,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与现实社会的转型期相互交织,这一重要特征进一步加大了青年外在发展环境与内在心理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性,使得青年个体心理世界中自我确证的难度加大了。最明显的原因表现于,在社会转型加剧的情况下,社会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范或规范真空现象,原有的规范或标准失效了,然而新的规范或标准一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会文化及其所影响的青年社会价值观层面上的空白状态便会导致青年心态中出现某种困惑或迷茫现象。这是社会转型期青年心理上存在矛盾或呈现问题的深层机制性原因。

#### (二) 心理—社会合法延缓期嵌入全球化进程

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青年期与现实社会的转型期相遇是导致青年心理上存在矛盾或出现问题的一个深层机制性原因;另一个深层机制性原因则是,青年心理—社会发展的合法延缓期与置身其中的社会一起嵌入了全球化进程。在传统社会、非全球化时代,青年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机制是一种外在性塑造,即主要由外部环境因素影响所导致的结果,而且塑造所依据的标准是恒定的、明确的。进入现代社会,青年自我同一性形成的机制则逐渐变成一种内在性建构,即主要由主体内部因素进行选择与强化,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自我同一性的建构机制在参照系上变得更加易变、复杂。最典型的情境是,文化价值的多元化和衡量标准的多样性导致的多重选择困境。社会的日益开放和事物的边界模糊带来了一种相对化状况,产生了某种不确定性,这一切就会引起青年出现困惑感甚至迷茫感。

#### (三) 多重边际人状态复合地影响着“80后”自我同一性

“80后”青年处在很多夹缝之间,面临多重边际情境。首先,处在个体生命历程向成年期过渡的青年期,这时期的人们虽然已经不是儿童,但还不是成年人,所以这种边际人身份严重地影响着他们自我同一性的形成,而且这种过渡期在一种后现代的境况中正在变得更加复杂化<sup>[3]</sup>。

<sup>①</sup> 埃里克森在他1950年出版的《儿童期与社会》(E. H. Erikson,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50.)中提出了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和自我同一性学说,在1968年出版的《同一性:青年期与危机》(E. H. Erikson,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中又做出了进一步的发展。

换言之,作为青年期本质内涵的过渡期,即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儿童期迈向成年期的进程,在一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相遇的情境中变得具有了另一种边际性的特征。其次,在中国社会所处的复合时空状态中,青年人还具有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进程中的边际人特征,他们在价值取向、社会性格和行动方式上都必然会呈现出这种社会转型所带来的边际人特征。而这种多重的边际人特征无不影响着青年的自我同一性的建构及其结果呈现。

### 三、“80后”自我确证进程的转折点

社会对“80后”产生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开始积极地看待和正向地评价“80后”的一个重要转机是在2008年。这一年中的两件大事——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8-9月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和第13届残奥会,成为了社会重新认识“80后”的契机。在这两个事件中,无论是救援灾区还是服务赛会,年轻的志愿者扮演了史无前例的重要角色,而志愿者中绝大多数是“80后”。被学者和媒体所称的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鸟巢一代”的闪亮登场,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所产生的某种震撼,有力地促进了对于“80后”在中国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地位的扩展性认识。

#### (一)“鸟巢一代”的闪亮登场

2008年8月9日,即北京奥运会开幕的第二天,韩国最大的一家报纸《朝鲜日报》上创用了“鸟巢一代”一词,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富有爱国心的中国青年。他们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比其父辈更加国际化,许多人为了成为奥运志愿者,努力学习英语和国际礼仪。在北京奥运会上,这些年轻的志愿者以微笑征服了挑剔的国外媒体,他们被视为未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领军群体。“鸟巢一代”这个极富形象的词汇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开来,其外延包括北京奥运会上年轻的运动员、志愿者、建设者以及所有关心和支持奥运会的“80后”甚至“90后”。

《中国青年报》8月23日的报道指出,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令国际舆论感叹不已。一些擅长外语、擅长交流的青年志愿者,被誉为鸟巢一代。他们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集体亮相,让国际社会看到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看到了富有热情、尊重规则、充满人文情怀的新一代中国青年。

网络上还有这样的说明:“80、90后有人称他们是吃肯德基、麦当劳长大的一代,是‘喝可乐要加冰’的一代,甚至是‘被宠坏了一代’,有人在网络上发帖为这批80、90后年轻人担心,担心这些温室里培育的‘豆芽菜’何以抵挡风雨?现在,北京奥运会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锻炼自我、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极好平台。这些年轻人也有了一个新的称呼:鸟巢一代。”<sup>[4]</sup>

据有关统计,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报名总人数超过56万,为此前历届奥运会志愿者报名总人数之最,其中“鸟巢一代”是志愿者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sup>[5]</sup>。以“鸟巢一代”为主体的数十万志愿者与国际世界零距离接触,与政治名人、体育明星朝夕面对面。他们是以志愿服务赛会的积极参与者,成为了优秀的民间“外交官”。

#### (二)汶川大地震灾区救援队伍的主力军

“80后”最全面、深入地体验着中国现代化进入起飞阶段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的成就,他们对于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或文化目标的向往,尤其是对于社会价值重大的各种活动或行动的追求,自然地呈现逐渐增长之势。而当他们的自身权利、利益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和相应的担当素质将会逐渐增强,从而表现出对于他人和社会的关怀和服务倾向,这一切逐渐成为驱动并持续支配他们社会行动的重要内在动因。从发生机制上说,社会成员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随之出现的利益意识的强化,便会导致个体心理空间的

扩大,而日益独立的个体必然合乎逻辑地产生日渐鲜明的公共服务意识。一方面是主体的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另一方面是主体的公共服务意识的生长,“80后”身上这种社会心理的深刻变迁反映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积极的辩证法:独立个体的成长与公共领域的扩大。

个体心理空间的扩大和主体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在青年一代身上所引发的相互建构的两个面相。而这种相互建构的力量及其结果,则是形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公民社会产生于它的最为实质方面体现之时:生活在社会中的成员,能够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与此同时,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对于他人和对于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承担。

根据有关报道,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据统计,深入灾区的国内外志愿者队伍累计超过491.4万人,在后方参与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人数达1000万以上,其经济贡献约为185亿元。其中,青年志愿者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曾经有一种声音认为,“80后”是垮掉的一代,经历了汶川地震,再没人这么认为了。”<sup>[6]</sup>青年志愿者中大部分是“80后”。这一年,被称为“中国志愿服务元年”。

## 四、社会时空坐标中的多重角色地位

### (一) “80后”与“90后”:第五代人的世代单元

“80后”是第五代人的一个重要构件,与“90后”一起可以视为第五代人的两个世代单元。世代单元(generation units)也就是指同一个世代中的不同亚群体。它们形成的基本原因在于,这些亚群体各自对于所属同一世代的共有经验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方式有所不同,所得出的体验结果及其影响不同。根据曼海姆的观点,每个现实世代中都会存有一定数量的世代单元。同一世代单元的形成即表现为成员之间由于共同参与的基本态度和组成原则而联结在一起。在社会生活中这些基本态度和组成原则却形成了社会化的某种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世代单元成为某种精神共同体,可是,从具体空间上说它们又各处一方。由于共同经历组合而成这一缘故,世代单元具有很多相似性,而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某种类似群体压力的东西,会促使其成员做出一致性的反应。在任何世代中,世代单元都可能表现出两种特质,即拥护性和对抗性<sup>[7]</sup>。划分世代单元的指标可以是多重性的,或是年龄维度,或是文化风格维度,或是生活方式维度,等等。如果以第五代人这一社会世代为例,它的世代单元,可以是表现年代特征的“80后”“90后”,可以是表现生活方式的“学霸”青年、斜杠青年、空巢青年,可以是表现文化风格的“硬核”青年、“佛系”青年、“丧系”青年,等等。一个社会系统越是开放、文化取向越是多元,那么,社会世代内的世代单元也将会表现出更加广泛的内在丰富性和外在多样性。

### (二) 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有机综合者

“80后”的社会角色扮演和社会地位获得正值中国社会变迁从传统向现代深刻转型的最为急剧的时期,这也是中国向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最全面而深入的时期。超越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迈向多重综合发展目标的方向、超越以物为中心的目标而迈向以人为中心的目标的方向,是中国发展的选择和定位,更具体地说,中国发展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阶段。以人为本原则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提出,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发展取向的要旨。而高质量、均衡化和持续性发展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决胜阶段的机制要求和功能目标。

处在这样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背景之下,“80后”身上鲜明地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经济体制转轨、文化取向变化和社会心理嬗变对他们的塑造,同时,时代也记录下“80后”对于社会结构

变迁、经济体制转轨、文化取向变化和社会心理嬗变所做出的能动反应。

如果与在改革开放之前就进入性格成型期的有关世代的人们相比,“80后”身上所呈现出的变化程度或者说他们与此前数代人之间的差异性是十分明显的,甚至与出生时间最接近的“70后”相比,相互间的差异性也是明显的。

在价值观上,“80后”的人们表现出从追求生存层面的目标向追求发展层面的目标的迁移,由于个体意识的生长和公共意识的扩展,他们强调平等,重视权利,关注个性;他们重视普遍主义和公正原则,讲究做事的规则,尊重客观的事实。在价值取向上,人本化趋势明显地呈现出来,社会责任、诚信、同情心、公益心、志愿精神、公共服务意识、环保意识以及健康观念、珍爱生命意识等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

在社会心态上,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从温饱阶段迈进小康阶段,更高层次的需求开始在“80后”身上凸显,并成为引发他们社会行动的主要驱动力。“80后”日益呈现出开放、透明的心态,广泛接受崭新事物的能力较强;养成了积极的休闲态度和多元的兴趣爱好;展露出直率的情感表达方式,不愿扭曲个性和厌恶形式主义的社会性格特征,等等。

在社会行动上,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的强大潮流使“80后”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特征,在对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参与过程中具体而生动地表现出来。由于主体性的高涨和个性的张扬,他们的自我价值、利益动机和效用观念等方面的意识形成和行动选择逐渐取得合法性并呈现进一步的强化趋势。

在生活方式上,由于个体自主意识的觉醒、自决能力的提高和利益意识的增强,以及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和社会心态的丰富化,“80后”在个体行为模式、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日益鲜明的个性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尽管一些现代性新质在他们心理体系中生长,从总体上看,“80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高的知晓度和很强的认同度。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仍然受到他们的尊重,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诸多美德一样是他们所愿意遵从的行为规范。“80后”对传统与现代做出了有机的综合。

### (三) 社会继承与社会更新之间的接力人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也许在当代人类历史上会成为某种转折点和分水岭。这一年,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肆虐潮动,影响了整个世界的运行格局和生活的风貌。

突如其来、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它严峻地考量着中国社会的危机治理方式、机制和成效。面对如此重大的风险情境、危机局面和灾难规模,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基层工作者、各类志愿者、军人等都从各自的角度全面深入地参与了这一场战疫,而在被称为“战疫一代”的人们中,“80后”“90后”成为中坚力量。

前言说过,“80后”“90后”是第五代人的重要构件,“80后”与“90后”一起可以视为第五代人的两个世代单元。因此,如果要分析“战疫一代”的话,其成员以“80后”“90后”为主要成分。

在2020年出现的“战疫一代”中,“80后”已经逐渐代替了“70后”站在最耀眼的前线位置上,同时又带动着“90后”站在最耀眼的引导位置上。从年龄、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来看,“80后”是具有远见卓识、年富力强、稳重成熟的一代。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社会继承与社会更新之间的合格接力人。

## 五、“80后”的自我确证：一项未竟之业

### (一) “80后”的自我确证仍然在路上

对于一切时代仍然在社会中生活的任何一代人来说，面对历史和社会他们的自我确证似乎一直在路上，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生命的逻辑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已经决定了自我确证的常态性，换言之，始终是一项未竟之业。

每一代人总是不同程度地在他们的时代中受到社会的关注，而“80后”则是在一个特别的时代中相对而言较为受到社会关注的一代人，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在一个时代巨变的转折点上，对于这样一代人，无论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认识，还是社会对于他们的认识，若要得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结论，都必然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正因如此，“80后”的自我确证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且也需要做出非常的努力。

子曰“四十而不惑”。其基本的意思是，四十岁时就不会有困惑的事情了。这话所描述的虽然是古代人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及其所能达到的境界，然而，可不是一般人的情况，而是他本人——一个非同寻常之人的生命历程及其心路历程。

埃里克森则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的不断加速和社会结构的更趋复杂，青年的心理成熟时限向后延伸了，具体而言，必须在以往时代的常规时限之上再增加一个延长时期，即他所称的心理—社会的合法延缓期，才可能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形成。

当时针指向2020年，“80后”一代逐渐步入了子曰的不惑之年，他们在此前的一个时期已经用实际行动自我确证了他们的“不惑”——他们无愧于所置身其中的时代，无愧于所立足其上的土地！

当然，应该看到，每一代人都会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必然的局限，换言之，四十者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有其惑。“80后”也不例外。只不过，如果能够从一定的时间跨度来进行观察的话，那么，所做出的评价就可能更少偏颇，就可能更少苛求，因为每一代人毕竟生活在具体的历史的规范性和社会的场景性当中。

### (二) 未来3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冲刺者

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直至21世纪中叶这一个世纪时间的发展进程划分为三大阶段：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第一阶段：站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拉开了自近代以来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站立起来的历史序幕。这一“站起来”历史阶段的时间跨度为自新中国成立伊始至此后30年。第二阶段：富起来。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人民由站起来进入到富起来的历史阶段。其中的标志性事件有：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总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使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重大任务。第三阶段：强起来。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又开始了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将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党的十九大规划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安排是：从2020年到21世纪中叶将分为两个阶段有序推进：第一个阶段（即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奋斗15年，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即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继续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达成强起来的理想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2020年开始,未来30年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所谓关键时期,意味着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达成目标实现的决胜时期或冲刺阶段。因此,不仅要求发展应该具备强劲而持续的动力,而且要求发展应该呈现高标且优质的成效。这种情势召唤着生逢此时又置身其间的中国社会每个世代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担当,尤其是各个青年世代。

根据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发展进程三大历史阶段的划分,笔者对于这一个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各个世代的角色扮演和地位呈现提出了一种新的世代划分标准及其划分结果。可以具体地看到,在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三大历史阶段上,相对应的各个世代的主要角色及其地位的体现。先是按张永杰的世代理论所划分出的第一代人到第四代人,然后是按笔者提出的世代理论所划分出的第五代人到第六代人。在每一种世代理论中,一代人(即一个社会世代)主要以20年作为其角色和地位主要表现的时间跨度,而作为对世代划分惯例认可的划分法中包括了一些“年份世代”或“十年世代”。

在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站起来的阶段:第一代,所承担的社会主体、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立国世代;在一个世纪中国发展进程的富起来阶段: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所承担的社会主体、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富国世代;在一个世纪中国发展进程的强起来阶段: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21世纪的“00后”“10后”“20后”),所承担的社会主体、所扮演的时代角色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地位是:强国世代<sup>[8]</sup>。

特别有意义的是,站在2020年这个非常特定的时间之点上来说,“青年世代”是指中国社会1980年及其之后出生的人们所构成的各个世代。按照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标准,即把44岁及以下年龄的人群归入青年范畴的划分法,那么,即便是1980年这一年份出生的人,到2020年才满40周岁,仍然处于青年范畴之内。“80后”仍然属于青年世代。

从2020年算起的未来30年,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达成目标的决胜时期或冲刺阶段。“80后”在代际接替的过程中将于2040年及其再晚几年开始退出职场,开启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已经做出并将继续进行的自我确证表明或仍将表明: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强国世代的主力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冲刺者。

### [ 参 考 文 献 ]

- [1]沈杰《世代分析:青年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视角》,载《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 [2]张永杰《第四代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0-186页。
- [3]沈杰《后现代语境中青年概念的重构》,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6期。
- [4]《鸟巢一代》<https://baike.so.com/doc/6241183-6454566.html>
- [5]《赛会志愿者报名人数超56万 其中5万多名已完成通用培训》,[http://www.china.com.cn/sports/zhuanti/2008ay/2007-08/05/content\\_8630203.htm](http://www.china.com.cn/sports/zhuanti/2008ay/2007-08/05/content_8630203.htm)
- [6]《青年志愿者:我们见证一代青年的力量》,[https://www.sohu.com/a/312220551\\_184726](https://www.sohu.com/a/312220551_184726)
- [7]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89页。
- [8]沈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世代接替》,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俊华)